

有条不紊地记忆，去翻来覆去地尝试，去潜心地一步步探究出蕴含于其间的奥秘。所谓，欲速则不达。你急不得，躁不得。这就好比人生，尽管“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翩然轻快是人人所向住的，可是，一帆风顺、畅行无阻的时候总是少之又少，除了一个脚印地迎难而上，我们似亦别无选择——世事终难料，祸与福，常常只在旦夕之间，小灾小麻烦，亦总是如影随形，避之不及。当生命里遇难受挫、绪断无端之际，我们需要的是冷静，是等待，是三思而后行，且在矢志不渝地顽强抗争中，我们更要适时把握并调整前行的方向，以期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只要你不厌其烦不舍不弃，终有一天，你会成功地将魔方完美地复原如初！只要你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亦有一朝，你的事业与人生都将到达辉煌的巅峰！

诗三首

◇阿成

		静静地落叶 使时光变得短促 使大地变得空旷
	小寒	
从现在开始 彼此相互折磨 用尽所有气力 撕开与生俱来的身体 血淋淋的没有疼痛 耳边响起筋骨断裂的声音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看清心的深浅		
	山上	
树木在山上打盹 风中 一片片 黄的 半黄的落叶 被细密的尘土收留 山谷中 我闻到了 腐烂的植物的气息		高高的堤坝 晚练的人渐渐稀少 我看见一只只灯笼 把光亮点到河中央
		——一只只灯笼 摇曳的身姿 在古老的拱桥下 被呼啸而过的汽车惊吓
年年如是 落叶瞬间化作泥土		

延安行

◇常和

延安是一个小山城,四面环山,规模不大。它没有大城市的喧闹和繁华,却透着陕北古城的质朴与典雅。夜幕降临,我看着灯火辉煌的延安城,浮想翩翩。当年,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来到黄河岸边的延安城,从此,这个貌不惊人的陕北古城,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搏斗中,成为中华儿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挥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就在这里指挥战斗,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业绩。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延安的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实地目睹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那些光线和空气欠佳窑洞,那些办公的小木桌、照明的小油灯、睡觉的小土炕,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实在是太伟大了。在频繁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在极端艰难的物质条件下,革命先辈们靠着坚实的革命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在这简陋的窑洞里,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导游同志的讲解中,从革命纪念馆的文字、图片、实物中,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延安城缺衣少食,老一辈革命家就带领革命队伍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耕田织布。在革命历史展览馆,我们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身着破旧的棉衣,讲话,工作时却神采奕奕。老一辈的革命家在那样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里,用“小米加步枪”对付敌人的飞机和火炮,指挥领导着全国革命,实在令人佩服,让人感慨万千。

离开延安时,我极目宝塔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朝圣之旅,不虚此行。我们收获了感动,受到了熏陶。这次延安之行,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它使我联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不少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沉湎于侈靡享乐,患得患失,以权谋私。现在是和平盛世,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们现在是在在安定、和平、物质丰富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不尽职尽责呢?

教政治的老师是部队转业 的，很认真的老师，每次上课都会写好几黑板的字。高年级的同学都说他教得好，但我没觉得，我到高考时也没弄清楚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可能是我的脑子比较笨吧。

除了数学，我最怕的就是物理了。是个女老师，和我外婆沾点亲，所以我对她还是比较了解的。她是小学毕业后被推荐上大学的，老公在外地。她上课时不是靠在墙上，就是手撑着讲台、脚抵着墙。不知道怎么回事，她老是头疼、腰疼，说话软绵绵的，好像随时会晕倒，所以我们经常上了半堂课就开始自习。

高二下学期的时候离预考就近了。班上只有 12 个名额，被淘汰的同学就不能参加高考了，我成了 12 个人的幸运者之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到县城参加高考。看着别校考生踌躇满志的，我的心里就有些发虚。我们的历史、地理根本没复习完，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稀里糊涂地，三天就过去了。

那一年，我们班上没有一个人考取，但大家也没什么说法，因为学校里面前几届文科班都是刷“光头”，我们中谁要是考得上，那是运气好，是祖坟冒青烟，考不上是正常不过的事，谁也不会奇怪。



魔方·人生

◇刘敬

魔方的玩法，自有规律可循，其繁琐的“要诀”，似武林中人所玩命争夺的“武功秘笈”。而在旋转中，常常亦是前后左右、顺时针与逆时针的交替与反复，前进又后退，三步一回头，连续旋转同一个层面，或者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的时候很少。但无论是怎样的高手，你都得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添砖加瓦”，若偶尔走错一步，则可能越走越远，终无退路。故尔，当魔方在手时，不仅需要我们去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需要我们去

似乎毫无缘由，只是很突然地，我就迷上了“魔方”，痴痴然像一个五六岁的孩童——左旋右转，上拧下拨，那精巧的塑胶立方体便在手中慢慢地婀娜起来，极尽变化之姿……

每一个魔方在出厂时皆是崭新的，其色彩与花纹，纯粹而可爱，诱人把玩，宛如人之初生，怯怯地缩于襁褓，未历人间风雨，不晓世态炎凉，幸与不幸，殊难难测。譬如，一个最普通的，红橙黄绿蓝白六色有序的新魔方，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新手”，那么转瞬之间，它就可能经历一场“生死劫”，变得花色杂乱，面目全非，犹似一个人平平静静的生活，忽地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日子从此变了模样，而若想完全恢复，常常则是难上加难矣！

市场上，我们见得最多的是普通的三阶魔方，异形魔方比较少见。正如大街小巷如水般掠过行人的脸孔，平凡，庸常，



其形，思其名，将桥体染成彩虹色。这样，彩虹桥就承载了婺源人美丽的遐思。千百年来，如晦的岁月，虽然给了她沧桑的容颜，她还是坚如磐石，如馆藏的雕塑，历久弥珍。

我去廊桥拍了很多图片，那天光线有点昏，但还是有三张不同景象的图片我最喜欢。一张是：廊桥前一汪

秋水似的婺水河，她开阔、平坦，波平如镜，清亮如洗。河水的上方，耸立着墨黛色的山峦，山脚下几座白墙灰瓦的古民居，它们的影子倒映在秋水之中，河岸边有几位村姑正在漂洗衣物，河面上白雾升腾。在河水的另一边，有一条长长的竹筏，野渡无人，竹筏自横，淡泊而宁静……

再一张就是那辆不停转动的大水轮。水轮的前面，有几百条小石墩站立在水面上，它们连成一线，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向河的对岸延伸，每个石墩间向坝下汨汨流淌的河水，因受到石墩的阻挡，发出哗哗的声音，泛出纯白的水珠……

还有一张就是彩虹桥了，我站在河水的上游，仰望整个桥身，她如一座水上宫殿，雕梁画栋间，桥在延伸，古徽州的石板路也在延伸，整个桥体倒映水中，如彩虹倒悬，金银沉壁，粉墨如染……

我站在桥上，手扶这些古老的雕花栏杆。我想，这座古徽道上八百多年的廊桥，演绎了多少离情别恨，正是桥的收容，又萌生多少两情缱绻的风流故事。凄风苦雨的夜晚，又有多少行迹匆匆过客，在这里找到了庇护的场所。

彩虹桥，不仅是离别的起点，又是回归的终点。呆在桥上，我魂牵梦绕，默然无语……



梦里故乡

◇苏华民

我不是徽州人，去那里也只是少有的几次，然而，我却不能忘记他，他像一个巨大的影子，始终萦绕心头，几度梦回……

晓起的树

晓起的上空中，似乎有一份凝重，有一份飘逸气味。待我细细搜寻，原来空气中充盈着浓郁的香樟味。袭人眼鼻，忽即忽离……

高大的樟树或是生长在村口的小溪旁，或是生长在屋后的斜坡地上，几株、十几株，在空中连成一片，将这个小村落紧紧环绕，苍劲、古朴、粗大的枝干，纵横交错，绿阴如盖。如果说它们历尽了风雨，我想更多的还是岁月的沉淀和人文的熏染。它们不是简单的树木，它们是神，是村庄的守护神。千百年来，人来人往，世事更替，它都一一包容在茂密的枝叶间……

坐在清凉如盖的树阴下，行走的汗水在清风中很快挥发，那弥漫在空气中樟木的味道，我仿佛闻到了古徽州人灵魂的气息。

人说，鸡鸣破晓，破晓即起是晓起村名的来历，有这来历的村庄，实在是令人敬重。我临离开时还是买上一小块樟木片带回家，我知道那不是简单的樟木片，而是整个晓起……

廊桥飞虹

廊桥当地人称为：彩虹桥。婺水河两岸，她轻灵地一跃，顿成彩虹飞渡，风流无比。后人观

1980年夏天，我考上了L中学。学校坐落在一座小镇上，当时正在建设中。作为过渡，学校盖了一溜子临时教室，红砖砌的墙，顶上铺的是稻草，比现在的一些工棚还要简陋，但同学们并没有埋怨的，都是农村来的，对落后的环境有种与生俱来的默然和顺从。

我是跟班主任任住的，他姓司，是我外婆那个村子里的,高考恢复的那一年考上的师专，两年后分到了L中学，正好教高一语文。外婆让他带我住，他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房间并不大，加了我的是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就没什么空间了。我的“床”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床，竹片做的“床面”，没有腿，外婆和我在学校的工地上搬了一些红色的砖，搭了两个架子，就成了床腿。有一次夜里，砖头突然倒了，我连人带“床”轰隆一声砸在地上，司老师被惊醒了，他拉亮电灯，和我把砖头一块一块捡起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将床又搭了起来。

住在隔壁的是数学老师，姓万，会武功，常常在门口的空地上闪转腾挪，练给其他老师们看。他当时30多岁了把，刚刚结婚，老婆是杂技团的演员，会劈叉，人也长得漂亮，白，高，比万老师高不少。他们家养了鸡，鸡笼口挨着地面，天要黑的时候，万师母会先摆一个姿势，然后像一张弓一样骤然展开，双腿骑在地上，头伸向鸡笼里面，确认鸡们都回家

投稿与姻缘

◇祖儿

“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不知谁说的？关于这个，向来不以为然。别人的老婆，山一重、水一重地隔着，如雾锁的山峦，怎么看，都有不俗的美。可是，走到近前，就难保不露怯，秋深了，叶枯了，草黄了，却原来，并非青葱翠绿！

倒是文章，就像十月怀胎娩出的孩子，是吃过苦、用过心，投入过感情的，难免有些自恋。

孩子大了，养在深闺，总是不法子，为人父母的愿望，就是让她嫁个好人家，有名有份，有吃有穿。看好一户人家，门第、背景一一调查清楚，然后，托媒说亲。不想，人家名门望族，矜持得很，措话来，让等信，一月内不回话，另寻别家。唉，小户人家，做些攀龙附凤的事，揪心、委屈，说不出的苦！钟情一家刊物，仰慕它的格调、品味与名望，殷勤、执着地投，每每无果，是很受伤的一件事！

转念弃了比天高的心思，作寻常想，婚介所登个记，网上发个征婚的帖子，然后，热切地期盼着。果然，好消息很快来了，想到还是有人喜欢的，一颗受伤、脆弱的心，得了慰藉，总算平复。两个人，郎情妾意，她感念他的知遇之恩，默默回报，他也愈发觉出了她的好，渐渐，情深意浓！

投稿，若有幸被某编辑从万丈红尘捞出来，一心一意地喜欢着，于为文的人，是前世今生修来的缘！

然而，讨人喜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味地兜着如烟的轻愁，或者，一味地说些没心没肺的话，都是不适宜的。聪明的女人，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张弛有度，应情应景。时时做些端午上月饼，中秋上粽子，冬天送凉风，夏日奉暖阳的事，是吃力不讨好的。纵然聪慧如林妹妹，玉质冰心的人儿，一天到晚轻轻松松地流着泪、撒着娇，除了宝哥哥，放到如今，喜也哭，悲也哭，花开也是哭，花落还是哭的，还不知怎么招人烦呢！

有了应时应手的好文章，却左顾右盼，迟疑不定，结果春去了，秋来了；秋去了，冬又来了。那个关于夏的篇章，终于被秋叶、被冬雪、被厚厚的冰层，长长久久地覆盖了。等拿定主意，也只能等雪融，等冰消，等枝萌芽，等叶绿成浓浓的夏。可是，这个夏，与曾经的那个夏，还一样吗？就像姑娘，高不成，低不就的，误了二九，又误了三九年华，到了四九，想要再嫁人，恐怕就一言难尽了。人，还是那个人，再怎样优秀，也终是不一样的。曾经那样华美的一件衣裳，从箱底翻出来，也是黯淡的，抚不平的褶皱里，有深深的岁月痕迹。

趁着年华正好、青春正盛，还可挑挑拣拣。

为文之人，往往羞于言利，尽管私底下，每每见到那个黑黑瘦瘦的邮递员拿着稿费单进来，不知道有多欢喜！不过，也怪不得，写字是辛苦的，孤灯长夜地耗着，劳心劳力。就像找婆家，嫌贫爱富也是常有的事，谁不想找个好人家？关键是，豪门是那么好嫁的吗？侯门深如海，没有绝佳的资质，也只能在门外，痴痴地张望！

当然，偶然撞上的情形也是有的，喧闹的上元灯节，拥挤的夜市街头，不经意间，与那多情公子撞个满怀，一面之缘，仅仅！多数情况下，从此，萧郎还是你的萧郎，成路人的，是那被人簇拥着离去的公子，隐入高墙深院的那一刻，或许，连回望一眼，都不曾有……

依本多情，卿何薄幸？萍水相逢的缘分，到底是靠不住的。为人为文，一生一世的相守，还是需要潜心修德！

作者简介：祖儿，石台县人，自幼爱好文学，2006年开始写作。一年多的时间，陆续发表散文三十余篇，作品散见于《新青年》、《中国剪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省内外报刊及丛书《天下徽商·盐商卷》。

优雅地写作

◇麦花飞

一次，我们几位文友在一起喝茶，一位老兄那天喝了点酒，平时三缄其口的他竟然说了很多话，当时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位女士，这位老兄忽然发出感慨：“写作让人优雅啊，你看你们两位，就像一首宋词的上下阙啊。”女士们很宋词地笑了。这其中的一位就是祖儿。

其实，我与祖儿认识得很早，有十多年了吧，她是我同学的同学，听说她作文写得好，高考时语文考了全县最高分，是怎么样的好我却并不知道。我还知道，她是一个沉静的人，一起喝茶的时候，人们聊得再热闹，她也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倾听，偶尔又像是在走神，人在屋子里，心里却想着另外的天空另外的云。就是这样一位沉静的女子，这两年来，其散文作品频频见诸国内一些报刊，读着她的那些温婉的文字，我就想起了那位老兄说的两个字：优雅。

祖儿生活在石台山城，一条秋浦河穿城而过，四周里山峰环绕，常常是在雨后，住在楼上的人不经意间抬起头，会发现，窗前那片山坡坡上，弥漫了浓浓的淡淡的云雾，这景象，有的人看了就又低头去做别的事，有的人却悄悄地惊喜，悄悄地感动，她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又似无人可与说，于是，她悄悄地伏下身去，用文字悄悄地写着，将那些感动与惊喜说给自己听。祖儿的文字就这样悄悄地生长出来了优雅起来了——我是这样理解她的写作的。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保持优雅是不容易的，需要不急不徐的从容，需要行行停停的自如，更需要内心的淡定与自信。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两位画家凡·高与德·鲍克的一段对话，他们两人同时在画一幅女人人体素描，德·鲍克画得非常形似，人物的形象也很美，可凡·高的画作却连人物面孔也没画出来。德·鲍克说，你这画的是什么？什么也没画出来！凡高却说，你画的只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脸孔，而我画的却能看出人的肠子，里面是热的！凡·高的意思是，他不要那种表面的美，他要的是深入灵魂的东西。我想，所谓优雅，所谓真美，也一定是深入灵魂的东西吧。我这样说，是希望祖儿保持她的优雅，而且在文字里一直保持下去。

印象记

诗二首

◇程永庆

一	二
双十重建农村旺， 千里园园科技忙， 万户千家小康乐， 百业飞腾话池阳。	业兴三十世惊言， 神七遨游舞翩跹， 高原天路彩虹现， 人民生活赛蜜甜。